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五

番禺陳澧撰

尙書

尙書。今文古文。近儒考之詳矣。惟謂今之舜典。亦爲堯典。而別有舜典已亡。則尙可疑也。趙雲松云。月正元日之後。皆是堯崩後之事。且前此不稱帝。此後皆稱帝曰。明是舜典原文。豈得指爲堯典。其末陟方乃死。更是總結舜之始終。與堯何涉。而可謂之堯典乎。又史記。舜本紀。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。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。遷既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。可知古文舜典。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。非別有舜典一篇也。談餘載卷一此所駁最精審。王西莊云。堯殂落。舜卽眞後。直至陟方。皆在堯典。古史義例不可知。尙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。不能解趙氏所駁也。又云。王莽傳。兩引十有二州。皆云堯典。光武時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。二月東巡。章帝時。陳寵言唐堯著典。眚災肆赦。晉武帝初。幽州秀才張髦上疏。引肆類於上帝。至格於藝祖。亦曰堯典。劉熙釋名云。三墳五典。八索九丘。今皆亡。惟堯典存。劉熙時。眞舜典已出。熙非尙書儒或未之見。故云爾。後漢。周磐學古文尙書。臨終寫堯典一篇。置棺前。若如今本。磐安得專寫堯典乎。又云。儀禮注。引扑作教刑。公羊注。引歲二月東巡。賈公彥徐彥皆云。堯典文。蓋馬鄭本猶存。有識者猶知援據也。並同上○禮案王氏所引諸書。圖百詩尙書古文疏證。多已引之。禮案十有二州。二月東巡。眚災肆赦。肆類於上帝。扑作教刑。皆在月正元日之前。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爲堯典者。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。

周髀專寫堯典。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。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。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。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。

閻百詩云。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。趙岐注曰。堯典釐降二女。不見九男。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。逸書有舜典

之敘。亡失其文。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。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。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。余

嘗妄意舜往于田。祇載見瞽瞍。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。安知非舜典之文乎。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。文辭

古陋。不類孟子本文。史記。舜本紀亦載其事。其為舜典之文無疑。尚書古文遺卷二禮案謂舜典亡失者。惟孟子趙注數

語似可據。故閻氏從而衍其說。然謂舜往于田等語為舜典逸文。猶可。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。非舜典。則不可

父母使舜完廩一段。語皆瑣屑。謂為舜典之文尤不可也。命官大事非舜典。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。豈可通乎。

謂舜往于田之類為舜典逸文。乃臆度之語。非如江長蘅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。且江王孫三家史記為太誓經文。亦未盡確。史記多以訓詁代正字。經文未必如此也。

陳亦韓云。本無別出舜典。大學引書。通謂之帝典而已。虞夏之書。不若後世。史家立有定體。二帝必釐為兩紀也。

經。劉申受云。大學引作帝典者。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。猶之顧命康王之誥。伏生本合為一篇。則亦一篇而兩序

也。書序禮案陳說通矣。劉說以康王之誥為比。尤通。若云舜典亡失。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。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。世學王

心歌尚書質疑。皆謂二典合為帝典提要。引日知錄駁豐氏書。而不駁其帝典之說。駁王氏書云。自謂根據大學。不知無以處孟子。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。

讀書序。及鄭注。又有可疑。堯典序云。將遜於位。讓於虞舜。作堯典。鄭注云。舜之美事在於堯時。虞書下舜典序

云。虞舜側微。堯聞之聰明。將使嗣位。歷試諸難。作舜典。鄭注云。入麓伐木。上同禮案如鄭注之說。則遏密八音以前。事在堯時。其爲堯典無疑。作舜典序言歷試諸難。似指慎微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。且鄭云入麓。明是納於大麓。然則慎微五典以下。似是舜典矣。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。而入麓仍在堯時。又不能無疑也。

欽明文思安安。允恭克讓。此述帝堯之德。爲孔傳。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。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。非也。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。曾南豐云。爲

二典者所記。豈獨其迹也。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。蓋亦聖人之徒也。南齊書目錄序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。

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。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。簡括極矣。至命羲和一事。則詳述之。且以釐百工。釐治也。熙庶

績。歸於此事。蓋自黃帝迎日推策。至是而圖算之法始備。故詳述之。且自古及今。上至朝廷。下至小吏。凡行一政

事。必標記年月日。此卽所謂釐百工也。若無圖日。則事皆紛亂矣。故以治圖爲要務也。治圖專爲授時釐工。非以

分諸法。雖疏濶。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。明代此學衰微。西洋人乃以此自街。阮文達公割圖密率。捷法序云。中土之書。明明布列。步天之士。竊竊周行。是所望也。是提倡中土圖算之學。其意深矣。

明明揚側陋。而虞舜以孝聞。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。後世之舉孝廉。肇於此矣。堯典之揚側陋。以孝。周禮之弊羣

之道。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。

舜命夔教胥子。直而溫。寬而栗。剛而無虐。簡而無傲。此古之大學。所以教人之法也。皋陶言九德。寬而栗。柔而立。

愿而恭。亂而敬。擾而毅。直而溫。簡而廉。剛而塞。彊而義。比舜之命。變又加詳焉。寬而栗。直而溫。及剛。此舜禹皋夔

所講。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。孟子曰。聞伯夷之風者。頑夫廉。懦夫有立志。聞柳下惠

教胄子以詩言志。此學問之最古者。孔子教小子學詩。卽大舜之教也。歌永言者。讀詩與讀書不同。必長言以歌之也。聲者。宮商角徵羽也。旣歌之。則有抑揚高下。依其抑揚高下。記其某字爲宮。某字爲商。又定某聲用某律。則成樂章之譜。可以八音之器奏之。此以詩入樂之法。亦千古之定法也。

禹貢九州。自冀之外八州。皆先舉山川爲界。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。爲地理之學者。當奉以爲法。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。正是此法。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。國朝言地理者。於古爲盛。有顧景范。顧圉人。胡朏明。閻百詩。黃子鴻。趙東潛。錢曉徵。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。蓋從來以郡國爲主。而求其山川。先生則以山川爲主。而求其郡縣。禮謂山水二者。又以水爲主。蓋二水之間。卽知爲山脊。明乎水道。卽明山勢矣。山水條理旣明。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。爲某國某郡。則若網在綱矣。

說禹貢者。至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。而後瞭如指掌。前乎此。則雖胡朏明之說。亦有誤。而說黑水尤大誤。昔人黑水之說不一。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。其上游曰哈喇烏蘇。蒙古謂黑曰哈喇。謂水曰烏蘇。出西藏喀薩北境。東流至喀木。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。三危當在其地。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。至雲南曰怒江。亦曰怒江。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。禹貢雍州。經文云。三危旣宅。則導黑水至於三危者。在雍州境。雍州四境。其地甚廣。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。爲雍州之水。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。雍州不近南海。則其入於南海者。必過梁州矣。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。然三危亦豈有二乎。彼其所以致誤者。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。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。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。禹貢鄭注。謂今中國無黑水。漢書地理志。亦不志黑水。

水惟益州郡。漢池下云。有黑水祠。蓋漢地至今猶滄江而止。卽地理志。越蜀郡青蛉僕水也。越江又在其西。非漢時中國地。但於漢池爲祠。蓋祀之耳。

漢書地理志。有功於禹貢者多矣。而說南江爲最。禹貢三江有北江。中江。而無南江。班志會稽郡吳下云。南江在南。東入海。此可以補經矣。漢之吳縣。卽今蘇州府吳縣。吳縣南之水。東流入海者。婁江也。阮文達公辯初學記。引鄭注之誤。最精確。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。說見前。則與班志猶未合也。運河之水。南通錢塘江。入海。不得云東入海也。東通。北會于匯。鄭注云。東通者。爲南江。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。文達之說。得鄭注之意也。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。分江水首受江東。至餘姚入海。會稽郡吳下云。南江在南。東入海。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。蓋分江水首受江東。流入太湖。此南江也。自太湖流出爲婁江。東入海。此南江之委也。自太湖分出爲運河。南通錢塘江者。則非南江之委也。班志之意。蓋如此。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漢。今已遷變。詳見禮志水道圖說。

說禹貢。必據漢書地理志。然亦未可泥也。班孟堅距大禹之時。遠於今日。距班孟堅之時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。則班氏之說禹貢。未必盡確矣。如廬江郡尋陽下云。禹貢九江。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。傳易山。傳易川。在南。古文以爲傳淺原。禮案岷山之陽。至於衡山。過九江。至於敷淺原。衡山在江之南。自衡山過九江。則至江北矣。敷淺原當在江北。安能在豫章郡境乎。漢豫章郡地。皆在江之南。或班氏不信古文說。姑存其說而已乎。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。不獨敷淺原也。衡山在湘水之西。必先過湘水。乃能過尋陽九江。此亦可疑。

洪範。九疇。天帝不錫鯀而錫禹。此事奇怪。而載在尙書。反復讀之。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。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。天帝之錫不錫。乃在昔傳聞之語也。洪範之文。奇古奧博。千年以來。奉爲祕寶。以爲出自天帝。箕子告武王。述

其所聞如此耳。至以爲龜文。則尤當存而不論。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。或以爲惟有二十字。見孔徒爲臆度。徒爲辯論而已。孰從而見之乎。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。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。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。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。漢書五行志云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。始推陰陽。劉向治穀梁春秋。傳以洪範。與仲舒錯。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。言五行傳。又頗不同。禮謂此漢儒術數之學。其源雖出於洪範。出於洪範。不出於春秋。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。然既爲術數之學。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。宋書五行志云。晉武帝泰始後。中國相尙用胡林頓盤。及爲羌煮。胡炙。太康中天下又以麋爲鮑頭及絡帶。胡口。百姓曰。中國必爲胡所破也。麋產於胡。而天下以爲鮑頭帶身。胡口。胡既三制之矣。能無敗乎。觀此則五胡之亂。晉之百姓早知之矣。何待儒者講洪範。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。

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。引西伯戡黎。不虞天性。鄭注云。不度天性。又引召誥。節性惟日其邁。文達解之云。度性與節性同。意言節度之也。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。是以必當節之。此講性字而考據尙書。真古訓也。性所謂以當節者。不但以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。卽性中之仁義禮智。亦當節之。仁義禮智。亦有太過太偏者也。

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。蓋周初滅紂之後。武王歸鎬。殷士未服者多。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。以文王配上帝。各國諸侯。亦未全往鎬京。侯服於周。成王又幼。有家難。於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。與召公謀。就洛營建新邑。洪大誥治。祀天與上帝。以后稷文王配之。后稷文王。爲人心所服。庶幾各諸侯。及商子孫殷士。皆來和會。爲臣助祭多遜。始可定爲紹上帝。受天定命也。但成王此時。不敢來洛。其命定命。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。十餘日。

攻位。卽成惟位而已。各功工未成也。三月望後。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。知殷民肯來攻位。遂及此時洪大誥治。卽用二牲于郊。以後稷配天。且祭社矣。召誥之用牲于郊。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。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。明堂功雖將成。尙未及配天。基命之後。行宗祀之禮。於是周公倅告成王。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。宗禮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。周公宗祀。當在季秋。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。十二月。各工各禮。迄用有成。人心大定。成王始來洛邑相宅。復冬祭文王武王於城內宗廟之中。入太室禋。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。仍卽歸鎬。命周公後於洛守其地。保其民。是成王但烝祭於廟。而未祀于郊與明堂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。禮案周誥。佶屈聱牙。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。遂不能深明其事跡。周公營洛邑。郊祀后稷。宗祀文王。乃周初最大之事。至文達乃明之。訓詁考據之功。斯爲最大者矣。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。夏殷建都。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。周之豐鎬。則偏去。是武王始營雒邑。蓋營之而未成。故周公復營之也。以其地爲土中。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。

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。吾讀洪範。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。而成一代之盛治也。吾讀立政無逸。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。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。六經中道政事者。莫過於尙書。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。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。虞夏書文簡意深。此則明切曉暢。學者於此三篇。熟玩而有得焉。於以輔

聖天子致太平之治。綽有餘裕矣。禮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法。非復迂儒之業。良足尙也。所舉三篇。皆盛治之文。尙書二十八篇。盛治之文多。衰敝之文少。惟西伯戡黎。微子二篇而已。微子篇云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。卿

士師師非度。凡有辜罪。乃罔恆獲。又云。今般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。用以容。將食無災。此般世衰敝之狀。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。聖人刪定尙書。存盛治之文以爲法。存衰敝之文以爲鑒。學者皆當熟玩也。凡讀經皆當如是也。

閻百詩。惠定宇。攻僞古文。搜考實證。其僞已明。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。謂顯黜之不爲過。惜抱軒九經說卷三。今無庸再攻擊矣。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。僞旅獒云。不實遠物。則遠人格。不知不實遠物。則遠人不格矣。是乃中國之福也。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。乃大惑也。論語云。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遠人謂顯臾。豈謂荒遠之國乎。彼誤讀論語耳。

段懋堂云。當作僞時。杜林之棗書古文尙書。衛宏之古文尙書訓旨。賈逵之古文尙書訓。馬融之古文尙書傳。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。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。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。變其面目。令與衛。賈。馬。鄭。不類。以啓天下之疑。而動天下之兵也。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。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。不當於釋文正義外。斷其妄竄。古文尙書異序。焦里堂亦云。釋文不出鄭異字者。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。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。萬寶鄭注釋。澧案此二說。可以箴砭江良庭改易經字之病。江氏好改經字。乃惠定宇之派。雖云好古。而適足以爲病也。焦氏又云。正義不引鄭注者。卽孔義與鄭義同者。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。同上。又云。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。其爲魏晉間人之傳。則未嘗不與何晏。杜預。郭璞。范寧。等先後同時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。

而論。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。尚書補 澄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。卽孔義與鄭義同者。此未必盡然。謂置孔傳之假託。而但以爲魏晉閒人之傳。則通人之論也。卽以爲王肅作。亦何不可存乎。

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。然如禹貢三百里蠻。傳云以文德蠻來之。孔疏云。鄭云蠻者。聽從其俗。羈縻其人耳。故云蠻。蠻之言縹也。王肅云。蠻。慢也。禮儀簡慢。與孔異。洪範農用八政。傳云。農。厚也。厚用之。政乃成。孔疏云。鄭云。農讀爲醲。則農是醲意。故爲厚也。張晏王肅。皆言農食之本也。食爲八政之首。故以農言之。然則農用止爲一食。不兼八事。非上下之例。故傳不取。澄案此皆傳與鄭說同。而與王肅說不同。則似非王肅作也。或王肅故爲不同。以掙其作僞之迹歟。

鄭義與僞孔不同。有僞孔勝於鄭者。焦里堂補疏序。舉數條以爲傳之善。其一條云。曰若稽古帝堯。曰若稽古皐陶。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。鄭以稽古爲同天。同天二字。可加諸帝堯。不可施於皐陶。又一條云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傳以舜徵用之初。卽誅四凶。是先殛鯀而後舉禹。鄭以禹治水畢。乃流四凶。故王肅斥之云。是舜用人子之功。而流放其父。又一條云。金縢。罪人斯得。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。殊屬謬悠。說者多不以爲然。傳則罪人卽指祿父管蔡。以爲傳之善。分析未精細也。澄於禮毛詩卷內辯之。澄案僞孔此傳。惟罪人指管蔡爲是。其餘則非。焦氏盡以爲傳之善。分析未精細也。澄於禮毛詩卷內辯之。澄案僞孔善於鄭注者。焦氏所舉之外。尙頗有之。今不必贅錄。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。此其所以不可廢也。僞古文經傳可廢。二十八篇僞傳不可廢。若不僞稱孔安國。而自爲書。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。

僞古文。襲用諸經傳之語。闕百詩。惠定宇。皆臆舉之。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。旅獒。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孔疏云。論語云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猶不爲山。故曰爲山功虧一簣。犬馬。非其土性不畜。孔疏云。僖十五年。左傳言晉侯乘鄭馬。及戰陷於澤。是非此土所生。不習其用也。犬不習用。傳記無文。所實惟賢。孔疏云。楚語。王孫圉對趙簡子曰。楚之所寶者。觀射父及左史倚相。此楚國之寶也。是謂寶賢也。微子之命。曰篤不忘。孔疏云。僖十二年。左傳王命管仲之辭。曰。謂督不忘。禮案如此之類。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。已指出之矣。

孔傳之僞。孔疏亦似知之。洪範。農用八政。僞孔云。農厚也。孔疏云。鄭園云。農讀爲饒。故爲厚也。金縢植璧秉圭。僞孔云。植。置也。孔疏云。鄭云。植。古置字。故爲置也。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。而取鄭說矣。洪範三人占。僞孔云。夏殷周卜筮各異。孔疏云。周禮掌三兆之法。一曰玉兆。二曰瓦兆。三曰原兆。掌三易之法。一曰連山。二曰歸藏。三曰周易。杜子春以爲玉兆。帝顓頊之兆。瓦兆。帝堯之兆。又云連山。慮犧歸藏。黃帝。三兆三易。皆非夏殷。子春之言。孔所不取。洪範。龜從筮逆。僞孔云。龜筮相違。孔疏云。崔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。則止不卜。卽鄭注周禮。筮凶則止是也。筮凶則止而不卜。乃是鄭園之意。非是周禮經文。未必孔之所取。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。而不取其說矣。多士序。成周既成。遷殷頑民。僞孔云。殷大夫士。孔疏云。漢書地理志。及賈逵注左傳。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。分衛民爲三國。計三國俱是從叛。何以獨遷邶鄘。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。其民衆矣。非一邑能容。民謂之爲士。其名不類。故孔意不然。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。農用八政。疏又言。傳不取張晏王肅。

近儒說尙書。考索古籍。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。然僞孔傳不通處。蔡傳易之。甚有精當者。江良庭集注多與之同。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。民養其勸弗救。僞孔傳云。以子惡故。孔疏云。民皆養其勸伐之心。不救之。此甚不通。蔡傳云。蘇氏曰。養。廝養也。謂人之臣僕。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。爲之臣僕者。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。江氏注云。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。江訓養爲長。與蔡異。然不召誥。王敬作所。不可不敬德。僞孔云。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。蔡云。所處所也。猶所其無逸之所。王能以敬爲所。則無往而不居敬矣。江云。王其敬爲之所哉。言處置之得所也。召誥。我不敢知曰。僞孔云。我不敢獨知。亦王所知。蔡云。夏商歷年長短。所不敢知。我所知者。惟不敬厥德。卽墜其命也。江云。夏殷歷年長短。我皆不敢知。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。早墜其命。君喪。襄我二人。僞孔云。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。蔡云。王業之成。在我與汝而已。江云。二人。己與召公也。多方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。僞孔云。謂討其倡亂。執其朋黨。蔡云。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。江云。戰。戰也。康王之誥。惟新陟王。僞孔云。惟周家新升王位。蔡云。陟。升遐也。成王初崩。未葬。未諡。故曰新陟王。江云。陟。登假也。謂崩也。成王初崩。未有諡。故稱新陟王。秦誓。昧昧我思之。僞孔云。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。使君子迴心易辭。我前多有之。以我昧昧思之。不明故也。蔡云。昧昧而思者。深潛而靜思也。以昧昧我思之。屬下文。江云。昧昧我思云者。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。非謂前日之昧昧於思也。此文當爲下文緣起。此皆蔡傳精當。而江氏與之同者。如爲暗合。則於蔡傳竟不寓目。輕蔑太甚矣。如覽其書。取其說而沒其名。則尤不可也。孫淵如疏此數條。皆與江氏略同。惟戰要囚無說。王西莊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。段惟以昧我思之。如有一介臣二句相連。寫之皆輕蔑。蔡傳不屑稱引也。蔡傳雖淺薄。亦何必輕蔑太過。不屑。

引之乎近儒惟孔巽公羊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也。

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。既有四家之書。則可刪合爲一書。取尙書大傳。及馬鄭王注。僞孔傳。與史記之采尙書者。爾雅說文釋名。廣雅之釋尙書文字名物者。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者。采擇會聚。而爲集解。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。○其兩說可兼存者。如堯典。欽明。馬云。威儀表備謂之欽。鄭云。敬事節用謂之欽。雖兼存之。疏中申明鄭說爲長。若不可兼存者。如金縢。踰人斯得鄭以踰人爲周公官屬。則不采之。疏中仍引而駁之。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。及諸家說尙書之語。采擇融貫而爲義疏。其爲疏之體。先訓釋經意於前。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。如是則盡善矣。吾老矣。不能爲也。書此以待後人。

